

东山魁夷の世界

东山魁夷

东山魁夷の世界

中国纪行——水墨画的世界

河北教育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

叶渭渠 译

中国纪行——水墨画的世界



东山魁夷的世界

中国纪行

——水墨画的世界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图登字 03-99-0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纪行 / (日) 东山魁夷著; 叶渭渠译.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东山魁夷的世界; 8)

ISBN 7-80673-050-8

I.京... II.①东... ②竺... III.散文—作品集—日本—现代 IV.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3967号

主 编 唐月梅
副 主 编 许金龙
策 划 王亚民 张彦魁
责任编辑 张国岚 张子康 杨怀武 刘 峰
责任校对 李桂香
装帧设计 郑子杰 安 涛

东山魁夷的世界

中国纪行

〔日本〕东山魁夷 著
叶渭渠 译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编: 050071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邮编: 050061

制 作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制 版 时尚兴裕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1/32
印 张 7.5印张
版 次 200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80673-050-8/I·027
定 价 28元

东山魁夷的世界(代序)

在金秋一个天晴日朗的日子里，国岚同志来访，约我主编一套东山魁夷诗文全集并配画。真让我高兴，因为我刚刚拿到近日面世的拙译东山魁夷著《与风景对话》的样书，现在又一次有机会与东山魁夷邂逅，又一次承受东山澄夫人的恩泽，有机会抚触东山先生的整个诗文世界和绘画世界，我不由心潮澎湃。

多年前，我第一次选译东山魁夷的随笔和参阅他的诗画，就被他的文、他的诗、他的画之美所魂牵梦萦，完全陶醉于他的艺术世界。那时候，从他的文集中，我每读一篇文章、一首诗句，都感受到内里蕴涵着一种无穷的魅力，深深地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译毕，便以《美的情愫》作为中译本的书名，与读者见面。

也许有了这份书缘，有一年作为访问学者旅日期间，我有幸再次会见了这位日本伟大的画家和随笔家。与国岚同志倾谈的时候，当时东山先生和我们在千叶县市川市会面的情景又像过电影似地一一浮现在我眼前。当时我们一踏进中山东山宅邸的门槛，迎面的是东山夫人的亲切笑脸和撒满庭院小径的鲜艳玫瑰花瓣。听东山夫人说，这是东山先生为欢迎亲密友人而特意精心设计的。从这一时刻开始，我就已经沉湎在欢乐之中。

穿过林阴掩映下的清幽的日本式庭院，跳入我眼帘的是立在客厅门前的东山先生慈祥的面影。先生将我们迎进客厅，让我们在朝窗的位置落座，我面对庭院的落地窗，窗外茫茫的绿，映着背窗而坐的东山佛爷似的豁达的脸，我立即浮现这样的念头：这不正映现出这位巨匠的明净心境吗？

我们是第二次见面，又有了多年文字之交，话匣一打开就收不住了。从他的温和的谈话中，我仿佛更贴近他那颗在书画卷中探索日本美、东方美的深邃的心。东山是风景画家，先志向日本画，后来他留学德国，历访欧洲，对西方文化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最富西方色彩的地方开始北欧风景画的艺术创作。他虽身居西方，却心怀故国，正是这种对西方的憧憬和对故国的乡愁，形成了他的文学艺术的东方传统的现代精神。我们从他的北欧风景画，或日本和中国的风景画中，不是可以发现这种艺术的精神吗？不是从他的相关随笔中也可以听到他这种声音的回响吗？他说过：他的美术是不断地以西方文化的刺激为纬线，以日本传统文化性格以及对其眷恋为经线编织出来的。

在与我的谈话中，他也说：他是“先倾斜一方，然后再取得平衡”，是“通过西方来眺望东方经过了这样一个迂回”的。我心想：他从西方凝视日本的美、东方的美，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日本和东方的民族艺术的特质，增加对日本民族传统的认识和自信。所以，他的求美之心，是建立在对乡土炽烈的爱和对西方的亲和感情的基础上的。我们从他的画文中，可以深深

地感受到，他在选择汲取西方艺术精华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明确地把握住日本，将艺术的根，植于日本的土壤上。

在他的一些艺术随笔里，常常可以读到类似这样的话语：

我成长在东西方的结合点上，对异国的憧憬和对故乡的依恋，就是我的宿命。

濑户内海的这片土地、山和海，……传递着生命的根本。它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拯救，而且直到后来还深深地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成为我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之一。

正是有了这种“生命的根本”和“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东山始终抱着一颗炽烈的日本心，对自然和人生进行东方式的思考，才能保证他汲取西洋画的技法而不失东方的艺术精神和日本画的特质。作为日本风景画家，他首先感受到自然是有精灵的，是有生命的。他作画都是紧紧把握住自然生命的律动，获得心灵的感知，使自己的心灵与自然的心灵相通，并将对自然的感动作为其创作的感情基础，从而发现美的存在。我思索着：东山是这样，所有有成就的日本画家和作家也是这样，他们不都是在东方传统的精神性与西方现代艺术的世界性的接合点上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吗？

所以，东山在艺术随笔中非常强调画家要重视净化自己的心灵，然后去感受日本风景所拥有的微妙的神韵，然后才能与风

景相呼应，与自然心灵相交融。他在《与风景对话》中曾写道：

由于我深深地深深地将自身沉浸在自然之中，因此才能看到自然微妙的心灵。也就是我自己的心灵。

在我所邂逅的风景中，我仿佛听见同我的心相连的大自然气息，大自然的搏动。

当时我与东山魁夷先生还探讨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这种东方式的自然观，完全是基于对人生的东方式思考。东山先生在随笔中经常强调美是存在“无我”之中，只有“无我”才能听见发自自身之外的真实的声音，才能采取与这种真实的声音相吻合的行动。他在一篇随笔中曾写过：“如果大自然和自己之间介入了什么东西，不论这种东西有多好，结果似乎都会削弱对大自然的把握。”他在另一篇随笔中还谈了这样一个体会：“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的时候，我获得了风景打开我心灵的眼睛的体验。在不能不悟到生命之火不久即逝的状态下，大自然的风景以其充实的生命力映现在我的眼帘里。”我觉得这种舍弃自我和把万物都看成是“虚空”的自然观和人生观，与川端康成的“一切艺术的奥秘，就在这只‘临终的眼’里”这句话的意思是相通的。

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谈到日本文化两面性格的时候，东山先生给我讲过他的“东山魁夷”这个名字的含义。他

说：“‘东山’有一种柔和的感觉，而‘魁夷’则全然不同。在美术学校毕业时，由于我太稚气，就起了这个雅号。不过，我觉得这个名字出乎意外地还表现了日本文化所具有的两面性。”他在随笔中，反复强调了“日本风景画兼有多彩与淡泊、华丽与幽玄这种截然相反的性格。可以说，在细腻而美妙深邃这一点上，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因此，东山魁夷心中的日本风景，一面是多姿多彩，一面是看似统一，风景的面貌是无穷无尽，风景的色彩又是千变万化的。在普通人看来，世界上的海色都是一样的，但在东山的眼里，欧洲海色与日本海色就截然不同。他觉得日本的海不是湛蓝，而是群青和绿青的颜色。即使如此，他作画的时候，又巧妙地运用日本人对这种色彩感的两面性。他为新宫殿作壁画《黎明潮涌》和为唐招提寺作隔扇壁画《山云·涛声》时，同样用了相同的群青和绿青，但表现手法却很不相同。《黎明潮涌》的海是采用相当粗糙的群青、绿青的粉末颜料，混合制成浓彩的画面，《山云·涛声》的海则是选择了精细的群青、绿青，因而没有《黎明潮涌》的海那种鲜艳，色调是呈素雅的，展现了日本大自然所具有的一个方面的色彩——幽玄的景趣。也就是说，在同一色相中表现了微妙的变化，具有“多彩与淡泊，华丽与幽玄”的截然相反的两面性格。

我选编完这套“东山魁夷的世界”的诗文与插画，深切地体味到不仅在他的绘画和艺术随笔中，也可以从他的游记里，无论是从他的德国、奥地利、北欧的游记，或日本本土和中国

的纪行文字中,东山这种文化感觉已经成为东山的一种潜在意识,一种自觉了。正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与亲和感情,在东山魁夷心中扎下了根,才能成为东山魁夷文学之美的支柱,东山魁夷绘画之美的根基。

我国散文大家刘白羽先生为拙译《美的情愫》写了一篇美文作为序,对东山魁夷的文与画作了精辟的剖析,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能说这些散文是画的解说,那样就降低了东山文学的独立价值,尽管一者用画,一者用文来表现,我以为都是东山从自己攀达到的高峰之上谱写出的心灵自白。”的确,在东山魁夷的文与画里凝聚了东山全部的爱与美。

冬天到来之前,树木燃烧起全部的生命力,将群山尽染,一片红彤彤……

当我翻译这句话时,我的心灵更加震动了。东山用燃烧起来的自己的全部生命力,倾注在东山的画彩和文墨中,把我,恐怕也会把读者带到美的意境,带到东山魁夷至真、至善、至美的世界。

唐月梅

2000年1月9日写于美国加州弗利蒙

目录

- 中国纪行 · 1
- 前言 · 2
- 大地悠悠 · 4
- 天山遥遥 · 29
- 黄山白云 · 53
- 水墨画的世界 · 67
- 唐招提寺隔扇画第二期创作 · 68
- 唐招提寺之路 · 75
- 中国风景之美 · 91
- 中国之旅 (1) · 106
- 中国之旅 (2) · 108
- 中国之旅 (诗) · 110
- 水墨画的世界 · 142
- 行之山水——中国风物 · 150

中国纪行

前 言

很早以前我就有个夙愿，那就是想接触一下与我国一海之隔的邻邦中国那雄伟的大陆风景，直接抚触那悠久文化的深厚程度。

我经常想，旅行是由一根缘分的情丝在牵引着进行的。从昭和五十一年(1976)起的三年里，每年我都获得访问中国的机会，能够广泛地饱览风景胜地，探访无数高深的文化遗迹，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这一缘分是多么的深，多么的厚。这期间，我还能体验到与当地诸多人士彼此心灵上的亲切交流。昭和五十三年(1978)春，在北京和沈阳还举办了我的作品展览会，对外国人来说，在这里还是第一次举办这样大型的个人展。

这一切事情的起因，是由于我要画奉献给距今一千二百多年前应日本的邀请前来日本、并在奈良开创了唐招提寺的唐代高僧鉴真和尚的隔扇画的缘故。这隔扇画是我为供奉鉴真和尚像的御影堂五个房间创作的作品，首先于昭和五十年(1975)在其中两个房间里，以彩色画的形式画完了日本的风光画，我想接着要在余下的房间里，以水墨画的形式画中国风景。

通过三次访问中国，我游览了从中国的北方到南方，从东部到西部边陲。特别是能够观赏到桂林与黄山这些自古以来就

恍如中国山水画的风景美，这是我最大的喜悦。还能够接触到覆盖万古积雪的天山山脉之北与横于南面的准噶尔盆地，及其沙漠中的绿洲城市等这些具有特色的景观，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在这三年里，我之所以能够作如此广泛的旅行，完全是仰仗了中国诸多人士的非同寻常的好意。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所画的许多素描，几乎都是运用水墨一色创作的，对于我来说，这是初次尝试。特别是来到桂林以后，我甚至感到如果不用水墨，就难以将这些风景贴切地表现出来。在第二次访问中国游览西域时，虽然我也画了很多色彩性的素描，不过，这是由于眼前看到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西域地方风物，与一般中国式风景迥然不同而引起兴趣所致。但是，第三次访问中国，游览黄山时，接触到那崇高的山容，我感到仿佛抚触到宋代水墨画的真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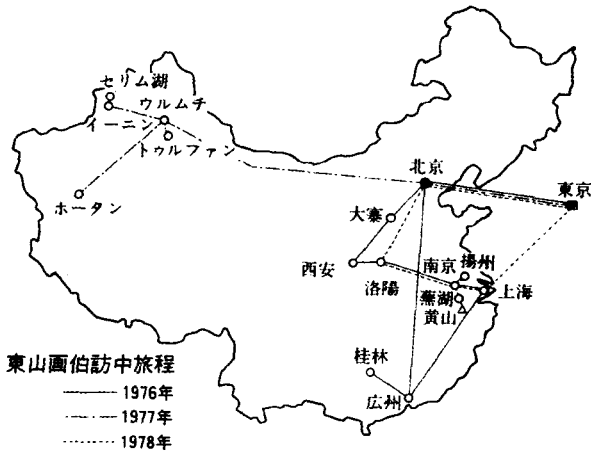
我以这几次旅行所画的素描和印象作为基础，才能于昭和五十五年(1977)完成了唐招提寺隔扇画中余下三个房间的隔扇画，这是运用水墨创作的中国风景画。

大地悠悠

中国之旅，雄伟的大陆风景、数千年文化的深厚积淀、生活在广袤大地上的人们的姿影。中国之旅给我留下鲜明而强烈的印象，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

我们在中国旅行了二十二天，从遍历这辽阔的国土来说，这些天数绝非充分，不过，通过中国方面精心的安排，我们得以探访了北京、大寨、西安、南京、扬州、上海、无锡、广

作者三次访华的旅程



州、桂林等地，从北到南，连续舒适地作了长途的旅行，之后经由长沙返回北京，又从北京回国。

这次旅行，承蒙日中两国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各方人士的好意，在各地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还有始终陪同我们的各位译员，我们对他们的感谢之情，是言语难以罄尽的。

远溯距今一千二百年前，唐朝高僧鉴真和尚应邀东渡日本。和尚来日，历经漫长的岁月，历尽千辛万苦东渡，及至踏上日本国土时，已双目失明。他开创了奈良唐招提寺，在我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功绩。

唐招提寺长老于鉴真和尚忌辰前夕，已着手将鉴真尊像供奉在御影堂，我接受他的约请为御影堂挥毫画隔扇画，花了三年时间，终于在昭和五十年(1975)春完成了主要的两个房间即上段厅和宸殿厅的《山云》和《涛声》隔扇画。

我画了作为日本风土象征的山与海，为的是慰藉双目失明依然坚持东渡日本的和尚在天之灵。同时也想通过它表现出我敬仰和尚德高望重、慈悲为怀之深情。

然而，这些只是御影堂隔扇画的第一期工作，剩下的三个房间里，如果不画上鉴真和尚的故乡中国的风景，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所幸的是我的这个愿望，终于由于得到中国的邀请于去年四月至五月访问了中国而得以实现。

这次旅行启程时，我想尝试着以水墨为主作风景写生。虽然也准备了一些彩色颜料，不过，当我抚触中国风景的一瞬间，我就感到还是用水墨作画容易捕捉其印象。不！甚至觉得

非水墨则难以表现出来。

我在旅途中的素描过去一向都是彩色的，突然要运用水墨能描绘出来吗？这种担心当然也是存在的。但是，不可思议的是，运用水墨写生很自然地不断产生了成果。也许是这次旅行触发了我长期以来对水墨画所抱有的欲望，从而激情一下子全部喷发了出来吧。也许可以说，我思考过唐招提寺的第二期隔扇画，要用水墨式的情调来作画，可能还要运用水墨画来表现中国风景，缘此而产生这种必然的结果吧。

已经完成的御影堂上段厅和宸殿厅隔扇画，是在经过长时间把日本各地的山与海作了缜密写生的基础上，再画详细的草图，然后试行制作，最后再转入正式的创作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真的山水”的作风。相比之下，另外三个房间的隔扇画，也许应该说是“行的山水”吧，我想尝试用相当自由豁达的描画法来创作。从前日本的书院建筑等，有的是浓彩的隔扇画的房间与水墨画的房间为邻，即使是山水或花鸟的水墨画也会出现这样的例子，即根据不同的房间表现出“真、行、草”的不同变化，这回的御影堂隔扇画，我也想通过这种不同表现，让日本与中国的风景相互对照。

然而，就算是“行的山水”，如果不做充分的准备，最终也会形成没有深度的东西。所以我想必须研究水墨画，多些试验，直至能说服自己认同，否则就不落笔。但不能说上次旅行所作的写生已经完备，因此我想，如果有机会再度访问中国，那就再幸运不过了。

御影堂隔扇画的《山云·涛声》，以实际尺寸的五分之一试作草图，素描已于前年在巴黎展出过，我觉得这种质朴的作风反而引起巴黎人的兴趣。

今年春天，出乎意外地在巴黎的小宫殿举办了唐招提寺展，会上展出鉴真和尚像以及无数木雕佛像，同时还展出我的隔扇画的实物，这是我确实没有想到的。它不由地使我觉得包括去年中国之行在内，今年接着出现的这些事，都是鉴真和尚引导的。

值此从旅行中国所画的素描中，遴选二十四幅，出版画集之际，如果将中国之旅的见闻全部叙述的话，那将成为过长的旅行记，所以我决定在这里只是作为素描的解说，写了极其片断的印象。

绿色的街树

在北京机场下机后，乘坐小轿车驶往市中心，我首先惊讶于长达三十公里的宽阔道路两旁的街树。高高的柳树、白杨树、槐树等，排成四五列耸立在沿途两旁。据说这些树木都是解放后栽种的，在这二十五年间成活得很好，确实美观。再过十年，我想将会出现这种意趣吧：汽车不是在街树林立的马路上行驶，而是在森林中奔驰。

这些亭亭如盖的街树，令人感到这是一幅迎接访问中国的客人们进入北京最相称的景观。树木吸收大地的养分茁壮成